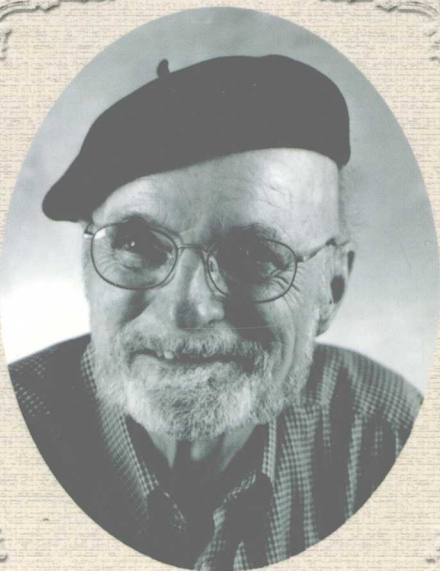


外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 主编 汪义群



约翰·巴斯研究

王建平 著

A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of John Barth in black ink, set against a white, brush-stroke-like background.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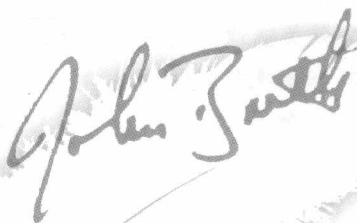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外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

主编 汪义群

约翰·巴斯研究

王建平 著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约翰·巴斯研究 / 王建平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外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

ISBN 978-7-5446-0419-2

I. 约… II. 王… III. ①巴斯, J—文学研究②巴斯, J—生平事迹 IV. I712.074 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6150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应 允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86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0419-2 / I · 0013

定 价: 28.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外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汪义群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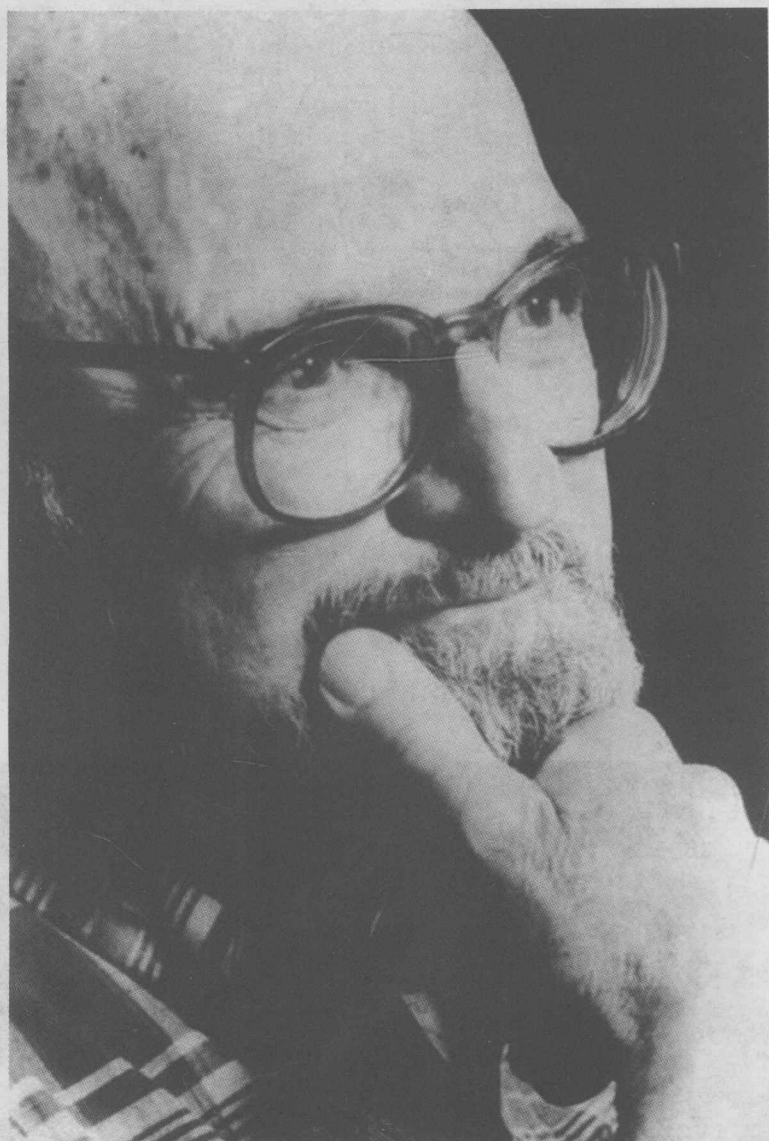
刘海平 李文俊

汪义群 陆建德

郑克鲁 杨仁敬

陶 洁 郭继德

黄源深 瞿世镜



Copyright 2002 by Dave Johnston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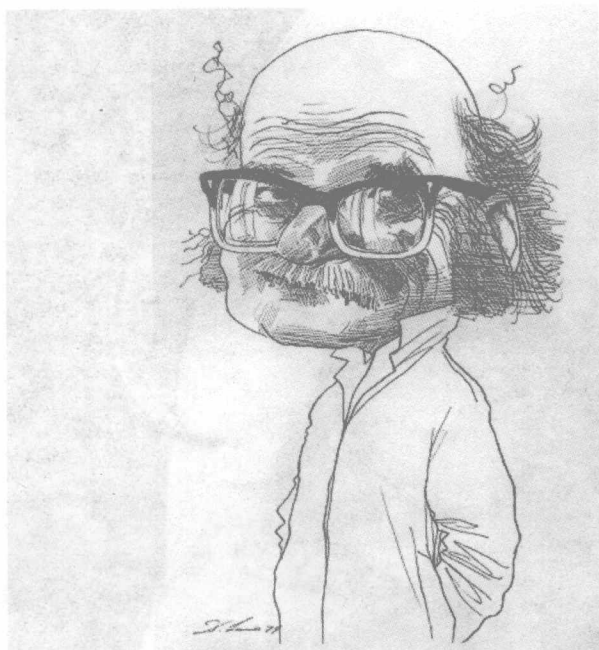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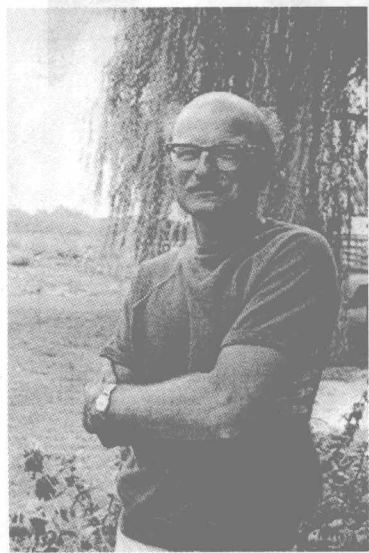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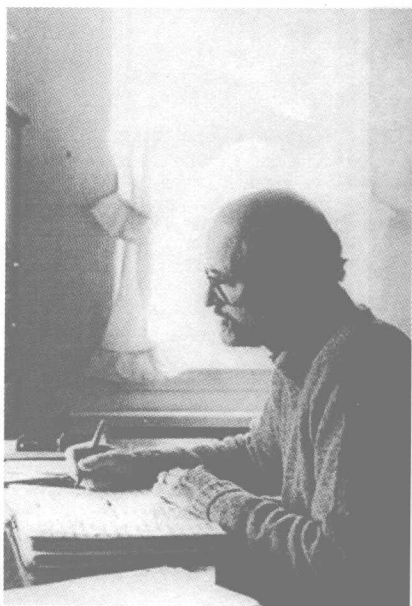


Fig. 《纽约时报书评》 1979 年 12 月 20 日





《星期五书》(*The Friday Book*)
的封底



《迷宫》(*Lost in the Funhouse: Fiction for Print, Tape and Live Voice*)
的封底



2001年11月6日,巴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演讲。

Copyright Yvonne French, 2005



《羊孩吉尔》(*Giles Goat-Boy*)封底



巴斯在演讲
之后

总序

汪义群

编纂一套现代外国作家研究丛书，作为新时期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总结，是我多年的愿望。

自五四运动以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已经走过 80 多个年头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外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文学创作。鲁迅先生甚至将外国文学的译介者比做“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由此可见，它对于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起到了何等巨大的作用。

然而，自 20 世纪中叶起，由于苏联文艺思想的影响以及极左思潮的干扰，外国文学，尤其是现当代外国文学的研究，处于低谷状态。一方面表现在译介的内容明显狭窄，人们关注的仅仅是高尔基、萧伯纳、杰克·伦敦、马克·吐温、德莱塞等所谓揭露社会弊端的“进步作家”。即使对这些进步作家，也仅仅着眼于他们社会批判的一面，对于他们张扬人道主义、提倡个性解放的一面，或则避而不谈，或则作为其“阶级局限性”或“时代局限性”加以剔除。而伍尔夫、乔伊斯、福克纳、卡夫卡等现代派作家，则一直背着“颓废没落”、“腐朽反动”的骂名。除非作为批判用的内部资料，一般读者对他们无从了解。至于那位直到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回到她



所深爱的中国的赛珍珠,则始终是批判的对象。

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的真正繁荣,应该从20世纪70年代末算起。经历过漫长而充满苦难的“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在欢庆共和国新生的同时,渴望着精神的食粮。很快,《安娜·卡列尼娜》、《傲慢与偏见》、《简·爱》、《双城记》等经典名著重新回到了读者的书架。与此同时,人们又把眼光投向一些更加晚近的作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是一个文学创作、研究和翻译百废俱兴的时代。人们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了解和借鉴现当代文学的需求与日俱增。为了满足人们的这一迫切需要,老一代翻译家纷纷拿起生疏已久的译笔重返译坛,译界的新秀也不断涌现。与此同时,国内各重点大学纷纷开设英美文学或外国文学研究生课程,招收了文革以后第一批研究生。这些研究生课程的设置,为我国现当代外国文学研究培养了一支生力军。目前我国活跃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内的诸多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便是其中的佼佼者。80年代以来,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爱好外国文学的学生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由于与外界长期隔绝,新时期学者的关注目光,更多地投在现当代作家身上。福克纳、菲茨杰拉德、伍尔夫、贝克特、萨特……这些以前还鲜为人知的外国作家,逐渐进入了我国读者的阅读领域和专业人员的研究视野。

令人高兴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方面的工作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现在应该是收获的季节了。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我国已经拥有我们自己的福克纳专家、海明威专家、奥尼尔专家、赛珍珠专家……。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编纂一套外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具备了可能性。

1998年夏,笔者与来沪开会的陶洁、陆建德、刘海平等教授谈起编纂这样一套学术丛书的想法,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他们还慨然同意为本丛书撰稿。

丛书之所以取名为“外国现代作家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当然出于划定时间界限的考虑，顾名思义，古典作家当然不会包含在本丛书之内。这并不是说对于荷马史诗、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我们已经研究得很透了，不再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只是希望在过去未曾涉猎或涉猎不多的领域内多作一些耕耘。另一方面的考虑也在于“现代”一词的宽泛性。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现代”一词与“传统”、“古典”相对。凡不属传统和古典的均可以称作现代。而我们的划分要相对严格一些，将“现代”界定在19世纪初期以后。也就是说，凡活跃在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甚至更晚近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外国作家，都可包括在内。因此尽管这套丛书的第一辑只选了福克纳、海明威、赛珍珠、艾略特、惠特曼、伍尔夫、奥尼尔、普鲁斯特、菲茨杰拉德等18位作家，但这个系列是开放的，作家的名单还可以继续延伸下去。第三，自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的文艺思潮和文学流派层出不穷。在诗歌、小说和戏剧领域内，自然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意识流、荒诞派等流派此起彼伏。这些思潮和流派反映了西方知识分子对于文学艺术的本质的思考。这种思考在每个作家身上都会有所体现。我们希望这套外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也能从某个侧面真实地反映出将近200年来西方文艺思潮的流变。

另外，关于丛书作者的遴选，也想在此作一说明。笔者最初的想法是约请国内对某一作家的研究最具权威性的学者。他或她应该翻译过该作家的作品，应该发表过相关的学术论文，最好出版过有关该作家的评传或专著。为此，我们请陶洁写福克纳，杨仁敬写海明威，李野光写惠特曼，刘海平写赛珍珠，陆建德写艾略特，郑克鲁写普鲁斯特，朱静写纪德，瞿世镜写伍尔夫，郭继德写阿瑟·密勒，文楚安写金斯伯格，都是绝好的人选。嗣后，在听取不少学界同人的意见后，笔者对作者的遴选标准作了一些调整。除了上面



提到的资深学者外,我们也将目光放在更年轻的作者身上。尤其是那些曾经以该作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的青年学者。

最后,想谈谈对于这套丛书的整体构思。作为一套丛书,每本书的正文应该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一、作家小传,二、代表作品的分析,三、该作家在欧美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四、该作家在我国的译介情况。笔者相信,如果每本书都能较好地完成以上四个方面的任务,它将为读者提供有关这位作家比较全面的研究成果,就有可能满足不同层次的读者的要求,既满足一般文学爱好者希望了解某一作家的需求,又满足外国文学研究者希望追踪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愿望。试以赛珍珠为例。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位外国文学的爱好者如果想了解赛珍珠这位作家,只需阅读本丛书内《赛珍珠研究》一书的第一、二部分,便可以将这位作家的生平和代表作品尽收眼底。如果是一位打算以赛珍珠为研究课题的外国文学专业的研究生,那么,他还得读一读该书的第三、第四部分,即该作家在欧美的研究历史与现状,以及该作家在我国的译介情况。这样,他不但可以了解到国外对于赛珍珠在不同的时期曾经出现过哪些不同的评价,对于她的研究目前走到了哪一步,取得了哪些成就,而且可以知道赛珍珠的作品最早是由谁翻译介绍到中国,以及在我国国内引起过哪些反响,国内的学者在这方面做过哪些工作,等等。这样,前人做过的工作,我们不必再去重复。过去未被人们重视的课题,正需我们去关注和发掘。而前人研究中未有穷尽之处,或值得商榷之处,甚或疏漏失误之处,也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新课题。诚如此,学术的研究就有可能薪火相传,就有可能在不断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传承。当前学术界各写各的,互重复,互不通气的弊端也有望得到改观。这正是本人所期待的。

2002年8月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引言

1996年9月1日,在香港大学史雷索格(Gordon E. Slethaug)教授的建议下,我开始了我的博士论文的写作,题目是《约翰·巴斯的中后期小说研究》。三年之后,1999年8月31日下午5时,在下班铃声响起的时刻,我走进香港大学的主楼,把一本厚厚的博士论文送交到港大文学院的办公室。

我如释重负。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我差不多每天都生活在巴斯的小说世界里,思考、捕捉并记录下那些稍纵即逝的思路。在那部博士论文里,我研究了巴斯的中后期创作的八部小说,从1968年出版的《迷宫》开始,到199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讲不完的故事》。从开始研读巴斯第一部小说的1996年算起,至今已近10年了。现在看来,论文的题目已经有时过境迁的感觉;当时的博士论文也只占了巴斯全部(到目前为止)作品的一半。巴斯在《迷宫》之前已经有四部小说,《讲不完的故事》之后又出版了三部小说和一部散文集。

所谓如释重负,说的是巴斯的小说读起来艰难。有人说巴斯是“作家们的作家”(博尔赫斯语),他的小说也就是作家们的小说了。不管这说法正确与否,至少有一点是对的,即,巴斯是这样一位作家,读他的作品时不敢有一刻怠慢和松懈。巴斯迫使他的读者绷紧每一根神经,迫使你进入作者的思路,迫使你把触角伸向作者所涉及的每一个角落,也迫使你掌握他运用娴熟的每一项文学技巧。贯穿于巴斯小说中的西方历史、哲学、神话和古典文学的



文本和传统足以令普通读者望而却步。例如,要解读像《迷宫》这样的作品,读者至少需要读贝克特、博尔赫斯、奥维德的《变形记》、《一千零一夜》、卡尔维诺、荷马史诗、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拉格兰勋爵的《神话英雄》和肯贝尔的《千面英雄》、荣格的神话原型论以及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肖像》。这且不算,要理解《迷宫》所关注的问题,另一类相关文本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本雅明的《机械再生产时代的艺术作品》、德里达的《现象与语言》和福柯的《语言、反记忆、实践》,方才可以尝试走出巴斯小说的迷宫。

我背着巴斯这个沉重包袱步履蹒跚的三年里,脑海里也时常闪现这样的疑问:我为什么会选择巴斯?为什么不找一位可读性强的、更有生活气息的作家来读、来写、来做我的论文?说来也巧,记得《迷宫》里一个短篇小说《生活故事》中的作家/主人公也有同样的感慨:“我何尝不想构筑惊心动魄的情节、刻画慑人心魄的爱情、描写令人钦羡的男主角或美丽动人的女主人公、令人回肠荡气的场面、难以忘怀的演讲和诗一般的语言?”作为读者,我又何尝不想陶醉在如此这般的美妙的富有生活气息的文学世界?退一步,即使这已不可能,我又何尝不想进入罗兰·巴尔特在《S/Z》中所预言的文学境界:“一种与读者文本和作者文本并列的文本,即可接受性文本。它是非读者文本,出人意料、慑人心魄,一种做梦也想不到的文本……面对这样的文本,我既不能阅读,也不能写作,但我却可以接受它,它是一团火,或一剂药,一团令人着迷的非秩序。”

或许,我也不是孤立的。巴斯同时代的美国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雷蒙德·裴德曼(Raymond Federman)这样评论当时小说的现状:

当代小说作品常常令人感到不安,这并不是因为这些作品预示着小说作为一种可以识别的文学类型行将灭绝,而是

因为它动摇了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评判的传统根基。人们一直认为文学是具有文化意义的,那是因为文学描绘社会和历史,或通过描写人的心理状况来表现外部世界。然而,许多当代小说作品并不给读者这种与外在世界(现实)的直接联系,也不给读者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体验。

很可能,在裴德曼所说的读者里包括了像我这样的人。作为读者,多少次望着巴斯的小说发呆的我也感慨:我所熟悉的文学在哪里?在我们的时代,作家与读者怎么会如此远隔千山万水?我们是否也像当代的作家那样,一方面,绝望地感叹天真时代的消失,感叹那种已失去的古典和现代作家所享有的作者与读者的亲密联系;另一方面,又不甘寂寞,表现出困兽犹斗的姿态,以期再建那失去的联系,找回本雅明所说的艺术作品那逐渐黯然失色的光环,共建那心有灵犀的阅读瞬间。当我读到巴斯的短篇小说《生活故事》中的作家/叙述者如此这般的感慨时,我心虚地感觉到,巴斯说的那个读者就是我自己:

读者!你这个食古不化、不知羞耻的杂种!我是在这篇稀奇古怪的小说里和你讲话——除了你还会和谁?——这么说,你是一直在阅读本人的拙作喽?居然读到现在?究竟出于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你干吗不去看电影、看电视或去面壁沉思,干吗不去和朋友打打网球或者去泡妞儿——“泡”这字眼儿够味儿,足以让你想起那个妞儿来。难道天底下就没有什么别的事儿能让你开心、过瘾、解闷儿?你不觉得无聊吗?

但也可能,巴斯是对的。至少,阅读巴斯迫使我发现了文学自身的问题;或者说,发现了作家(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中传达媒介的



问题；或者说，巴斯对当代社会知识状况的描述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传统的性质和文化媒介的问题性。

至少，身为作家的巴斯与身为读者的我也有着同样的想法、同样的愿望。在研究中，我翻阅了美国著名巴斯评论家查尔斯·哈里斯(Charles Harris)教授的专著《激情的艺术：约翰·巴斯小说研究》。英文书名的主标题是 *Passionate Virtuosity*。这是哈里斯对巴斯小说的肯定：激情+艺术。巴斯常半开玩笑地把创作比作爱情。渴望激情，渴望艺术地表现激情。哈里斯发现，巴斯小说里频繁出现的有关性爱的意象其实不过是艺术创作的隐喻。Love一词指的是创作。哈里斯后来做了我的博士论文的评审。我在哈里斯对巴斯的定位中窥见巴斯理想中的文学。我还想到了巴斯所赞赏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小说中的“代数与火”(Algebra and Fire)。按博尔赫斯的隐喻逻辑，“代数学”代表形式，而“火”则代表着激情。文学作品在形式上应当具有艺术和审美品性，但如果精巧有余而火气不足，那么就是有缺陷的。反之，如果火有余而缺乏美的形式，结果无异于痴人说梦。巴斯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也是借用了博尔赫斯的《代数与火》。

我豁然开朗。

在随后的几年里，我时刻关注着巴斯的创作动向，细心研读着巴斯的每一部小说，也期待着这位年逾七旬但精力旺盛的美国作家的每一部新作。巴斯似乎永远不会令人失望：

1956—1958—1960—1966—1968—1970—1972—1979—
1982—1984—1987—1991—1994—1995—1996—2001—2004—

这一长串的年代数字标注着一部部作品的问世，也记录着巴斯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文学生涯中的闪光时刻。巴斯的创作尚未完结。应当说，巴斯的激情与艺术本身就是一个“讲不完的故事”。中国当代作家马原说过的一句话也适用于这位美国作家，“抓住故事这根稻草”，但这根稻草有多长就难以预料了。作为巴斯小说的

忠实读者，我也努力在我的阅读与巴斯的写作之间寻找着平行线，就像巴斯在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之间寻找着平行线那样，寻找作家和读者所梦寐以求的那个心领神会的时刻。终于，这本倾注着十年关注和心得的《约翰·巴斯研究》与读者见面了。

我又一次如释重负。《约翰·巴斯研究》在笔者的博士论文《巴斯中、后期小说研究》的基础上，搜集并参考国内外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学和约翰·巴斯研究的最新资料，吸取当代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的成果，重新加工、整理并创作。在1999年提交了我的博士论文至今的6个年头里，我再度投身于巴斯小说的研究。这一次与从前不同，我有充分的准备和先前奠定的基础。另一个更重要的区别是，这一次我对巴斯的研究更加有意识地关注巴斯与当代文化的“现场效应”和文学发生学的问题。最后，我还想著书立说，因为我对巴斯有了新的认识，有了自己的见解，有了与同行分享这些见解的冲动。细心的读者会注意，本书的部分内容曾先后在国内重要核心期刊上发表或在国内学术会议上宣读，有的文章还获得了优秀论文奖项，应该说我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特别是关于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政治性解读也是我沾沾自喜的具有独创性的见解。这种自豪可以理解为，我不仅在努力对我的研究对象做出合乎情理的解说，同时也是为自己的十年付出找到了借口和慰藉。

当然，我也诚惶诚恐。不知是否又被我所研究的作者嘲弄，也不知我是否真的拉近了读者与作者的距离，成功地跨越了那“万水千山”。无论如何，在学术界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热烈讨论之中，也读到过各类对巴斯的解读，但我始终无法（或者说不情愿）给巴斯贴上一个连贯的、易于识别的标签，尽管巴斯本人乐于用“后现代作家”来称呼自己。按其现身说法和从评论界的观点来看，巴斯总是在不断变幻和调整自己的写作策略，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总是在一次又一次地超越评论界给他贴上的标签和定位。所以，